

● 朱 凌 著

一桩桩惊动学界、高层的事件

一段正在发生的鲜活历史

一种耐人寻味的草根民主现象……

灰 材 纪 事

——草根民主与潜规则的博弈



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

灰村纪事

草根民主与潜规则的博弈

朱凌 著

中国出版集团
东方出版中心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灰村纪事:草根民主与潜规则的博弈/朱凌著. —上海: 东方出版中心, 2004. 5

ISBN 7-80186-173-6

I. 灰... II. 朱... III. 农村-群众自治-研究-中国 IV. D63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38713 号

灰村纪事

出版发行: 东方出版中心

地 址: 上海市仙霞路 335 号

电 话: 62417400

邮政编码: 200336

经 销: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印 刷: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787×960 毫米 1/16

字 数: 240 千

印 张: 20 插页: 2

印 数: 1—11,000

版 次: 2004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186-173-6

定 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前 言

在黑与白之间,灰色是弥漫的,模糊的,说不清楚的。

相对于黑色、白色和红色而言,灰色更隐蔽一些,内敛一些。它既不像黑色那么坚硬,也不像红色那么张扬,更不像白色那么纯粹。

其实,这个世界原本是灰色的。绝对的是非对错、善恶美丑、黑白分明,只存在于理想和童话中。

这种灰色的感觉正如此刻微山湖边那个村庄的人和事。

所以,我给它取了一个别有意味的名字“灰村”。

据查,这个名字在当今的中国乃至世界绝对独一无二。

引 子

2003年3月，春寒料峭的北京。

人民大会堂里，群英荟萃，两会正严肃有序地进行着。

风“呜呜”地刮，冷飕飕地钻进脖子。街上的行人依然穿着厚厚的冬装。

各大报亭张贴、悬挂的报刊杂志，都是耀眼的大面积的红色，也都和两会有关。铺天盖地的报道，内容尽是些国家大事。甚至于老百姓谈论的话题里，空气中，似乎也都飘散着一种叫做“政治”的味道。

我拎着一个小采访机，走进了北蜂窝路附近的一个地下室小旅馆。准备采访来自山东的农村村主任崔联。

我的采访内容也和政治能沾点边儿。不过不是国家大政治，而是一个小村庄的政治。我们不妨把它简称为“村治”。

此次，我并不是第一次采访崔联。两年前的2001年，我曾经前往崔联所在的灰村，采访全国首例村务交接案。

当时，崔联当选村委会主任已经快两年了，但是村里的账目及其他村务资料连影儿都没见着，仍然掌握在前任老会计手里。尤其糟糕的是，村里究竟有多少常住人口，有多少土地，村账上还剩多少钱，与外村签订过哪些协议，崔联一概不知，村里的各项工作根本无法开展。

自从当选为村主任以来，崔联曾经无数次地请求老会计归还村务资料和村账目，也曾多次请求地方政府协调解决此事，但都无济于事。崔联说，老会计胆敢这么做，主要是受老支书指使，并且有过去的一帮老干

部撑腰。

情急之下，崔联将老会计告上法庭，要求他依法与现任村委会进行村务工作及相关资料的交接。

由于是全国首例村务交接案，一时间，小小的灰村记者云集。

我在灰村的调查采访进行了半个多月。

此后的几年里，灰村又发生了许许多多事儿。村委会的公章被抢；村党支部的选举被冲击；村两委班子成员被村民民主评议下了台；与邻村打群架；村文书家的门被人放火烧了；老支书家的门框上被贴上了白条；报警近百次的村主任崔联是因为挨同村人的打；光天化日之下，村账目被村民公然从镇政府抢走；镇政府、县政府不作为当了被告……

根据灰村的实际情况，省市有关部门一次次地对相关文件和地方法规进行新一轮的审视。村民们戏称：计划永远没有变化快。

每次村里发生什么事儿，崔联就会给我打电话，或者给我寄相关的材料。如今，在我的家里，崔联寄来的材料，摆起来至少有半米高。

崔联不仅给我寄，也给其他的记者和专家寄材料。

几年来，光顾过灰村的记者不下三十个，有关灰村的报道不时地见诸报端。一些研究农村问题的专家学者，鼓励自己的博士生和硕士生，以灰村为研究对象，构架自己的论文。

据崔联说，这些年里，灰村所属的苇县也曾经派过八九个工作组，但都起不了太大的作用。苇县的工作调查报告中曾有这样几句话：“走进村里，有一股很浓的火药味。村前屋后贴满了大字报，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回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。村民目前分成对立仇视的两大派，对立的两派都选用对自己有用的法律攻击对方。”

一拨又一拨的记者，一拨又一拨的学者，一拨又一拨的调查组，来了又走了，走了又来了。

灰村出名了。

灰村也更乱了。

村民说，大家把斗争当日子过了。村里的事儿每天都像唱戏一样。

前不久，崔联已去信全国人大，请求对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做出相应的司法解释。他在信中写道：“我代表全村老少爷们向您拜求，及时对村主任的权力究竟有多大，做出果断的、权威的、明确的司法解释，以利于这点咱村的村民自治火星继续燃放光芒。”

包括老会计在内的老干部则联名上书山东省委和山东省民政厅，强烈要求法办崔联。上访信中说：“我们纳闷的是，灰村还是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天下，对崔联这样一个不安定分子的不法行为，为何上级有关领导部门不去制止？为什么有法不依？违法不究？老百姓再也忍耐不下去了！！现在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。”

今天，“搅动灰村政治风云”的崔联，再一次坐在我的面前，语气平和地接受我的采访。

在采访过程中，不断有电话打进崔联的手机。接完电话，崔联说，是家里打来的。家里人告诉他，县里、镇里派人去过家里好几次，打听他到北京来做什么。

“县里、镇里都很害怕，他们以为我又到北京上访告状了。我每上访一次，他们就要被市里、省里的领导批评一次。”崔联笑着说。

我按动了录音机的按钮，开始了对崔联的正式采访。

每天采访结束，我会上网查看人大代表们，尤其是山东人大代表的提案。但并没有看见村民自治方面的内容。在众多热火朝天的提案和热点新闻里，曾经是热点的“灰村问题”、“灰村现象”，远远排不上号；在众多国家大事里，灰村的诸多事件只是太不起眼的小事。

但是对崔联而言，这，是一件大事。

对于广大灰村村民而言，是他们的日子还将怎么过下去的一件大事。

作为一名记者,我深信:灰村的小事,不久的将来,一定会成为中国农村的一件大事。

这次对崔联的采访进行了二十多天。针对崔联所说的一切,我专门多次打电话给村民和有关部门去核实。

有关部门的采访,不太顺利。对于灰村,他们讳莫如深。

但是灰村村民,绝大部分毫无戒心地接受了我的采访。不厌其烦地为我描述过去村里所发生的一切。对此,我至今心存感激。

根据采访录音带整理出来的文字资料,多达二十八万字。

为了不至于伤害原本善良的村民们。叙述中,县、镇、村以及村民的名字,我全使用了化名。我相信,这样将有助于对事实真相进行披露。

或许,看完我的文字后,出于好奇,很多人会猜测,故事究竟发生在哪里,故事中的人物究竟是谁。

但愿,有一天。这些文字,这些事实,将会摆在某个部门的办公桌上,作为了解新世纪中国农村的一个窗口,作为制定某项政策和法律的一个参考。

那么,灰村一千多村民这么多年的努力就不会白费。

现在,就在此刻,灰村的故事仍在继续。

以下,便是我了解到的一切……

目 录

前言 / 1

引子 / 1

第一章 1999 年 5 月 8 日上午

十一点:选举秀 / 1

三月的夜晚,天气还很冷,风在耳边“呜呜”地刮着。裹着一件棉衣的崔联,一手抱着村主任竞选纲领的宣传单,一手拿着电筒,兜里揣着避邪驱鬼的小米,深一脚、浅一脚地走在村里坑坑洼洼的泥巴路上。像夜游魂一样,从村东头走到村西头,从村南头走到村北头。

这时候,城里的年轻夫妇或许正躺在温暖的被窝里,忙着做爱,以便生一个世纪婴儿。人们精确地计算过了,十月怀胎,三月第一周的那几个夜晚,正是“制造”世纪婴儿的最佳时机。

第二章 2000 年 4 月 1 日上午

十点三十分:夺印 / 63

关于村两委关系的研究文章可谓汗牛充栋,但对于灰村而言,再多的研究文章似乎没有多大的意义,这滔滔而又遥远的学术之水似乎

解不了灰村的近渴。因为村两委关系已经具体到了究竟是请村主任崔联主持会议,还是由村支书张刚主持会议?具体到话筒是放在崔联的面前,还是放在张刚的面前?具体到以后崔联的每一项工作是否需要向张刚请示?具体到以后灰村村民同时遇到崔联和张刚,是先喊支书好,还是先叫主任好……这些看起来不值一提的鸡毛蒜皮的小事,却是灰村民主生活现实苦恼的鲜活展现。

第三章 2001年2月14日上午

九点:官司 / 217

民主评议村委会和村党支部,不只是在苇县,在全国也没有听说过这事儿。这不又和那个村务交接案一样,弄了个全国首例吗?

荷镇领导皱了皱眉头。

第四章 2002年8月9日下午

五点:免职 / 259

崔联说,他当场就急了。拍着桌子、脸红脖子粗地质问领导“你们这不是想借换届置我于死地吗?十多万元村集体债务让我一个人扛着。我就是给你当了三年家奴,到期限了也得按照规矩了结欠账,交待清楚遗留问题,再一脚踢开走人不迟啊!?”

第五章 故事还在继续 / 277

“张家”，这个曾经在灰村连续执政了二十多年的家庭，从灰村的“政坛”消失，只留下背影。

污水潭边的柳树照样春天发芽，秋天落叶。

村民们照样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

据说，烧门、打架、群殴、聚众冲击镇政府，在灰村依然是常有的事儿。

附录 / 281

第一章

1999年5月8日上午十一点

选举秀

日光其实很强

一种万物生长的鞭子和血

——选自海子诗集



1999年5月8日上午十一点,是灰村历史上,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时刻。

我们的故事先从距离这个重大时刻还有四年时间的那个春天开始。

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,灰村之所以出名,也得从那个不一样的春天说起。

如果你想去灰村,从苇县县城驱车上路,十多分钟后,平整的水泥路会变得坑坑洼洼、高低不平。车轱辘被煤矸石硌得轰隆轰隆直叫唤。熟悉这条路的人们告诉你,灰村快到了。

往车窗外看去,一个被煤灰笼罩的灰色的村庄出现在眼前。绝大部分是砖瓦房,每一户都有独家小院。村中少有树木,因而很难见到绿色。虽说已是阳春三月,但明媚的春意只在村庄外飘动和摇曳。

地处煤矿区,灰村永远灰蒙蒙的。

这种“灰蒙蒙”,用灰村老百姓的话来形容,格外形象:“太阳和月亮一个样,晴天和阴天一个样,鼻孔和烟囱一个样。”

1996年春天,还没有出名的灰村。

这一天,村民们聚集在村委大院里,准备开一个选举方面的会。

关于这次会议,崔联在接受我的几次采访中,自始至终未曾提过一个字。后来,崔联的二弟不经意间向我提起,所以,才会有如下文字。在了解这次会议的大致情况之后,我想,崔联对此事的沉默,或许是出于一个男人的脸面和自尊。

据说,会议由老支书和老村主任共同主持。老,并不是指他们的年纪大,他们俩都只有四十来岁。老,是表明他们的执政时间长。他们都姓张,是亲兄弟。1979年,两人同时进入村班子,一个当支书,另一个当村长。兄弟俩共同主持灰村工作至今,看样子,还将继续主持下去。

兄弟俩主持灰村工作期间,外面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比如,当年的小渔村深圳发展成了全国人民都向往的改革开放的模范城市;浙江一个小小的乡镇企业将企业的产品“娃哈哈”,做成了家喻户晓的名牌,把矿泉水卖到了远在山东的灰村小卖铺里,甚至卖到了国外。水涨船高,当年的小企业发展成了大企业集团;还有,为老百姓鞠躬尽瘁的好干部孔繁森,长年劳累积劳成疾,光荣牺牲在工作岗位上……

这是改革开放的年代,一个变化的世纪。在这个世纪里,惟一不变的是变化。然而,对于灰村而言,惟一不变的恰恰是没有变化。

这么多年过去了,老支书还是那个老支书,灰村还是那个灰村。还是那些灰蒙蒙的砖瓦房。还是那几条土路。还是那兄弟俩负责村中一切大事小情。无论是张三、李四,家里有红白喜事,还是得请兄弟俩坐上座。

就这样,日子不紧不慢地过去了,灰村村民似乎从来不觉得自己的生活中少了点儿什么。或许,早已经习惯了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灰村秘密的流传着一种说法。说是张家祖坟风水特别好,所以,出了这样有出息的兄弟俩。

今天,兄弟俩把大家召集到一起,主要是说说村班子换届的事儿。通知说,会议将在下午两点钟召开。现在还差十多分钟,会场的村民稀稀拉拉的,来的人远远没有村民家办酒席时到得那么整齐。

会场上,经常会有狗打架,一些鸡、鸭、鹅也经常像巡视员一样在院子里闲庭散步。不过,这并不影响会议正常的进行下去。

“梆、梆梆、梆……”扩音喇叭响了。会议马上就要开始。其实,每

次开会，老支书都要用手在话筒上敲那么几下。而村民们也早已经熟悉了这个信号。

依惯例，兄弟俩会轮流作工作报告，还会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啊，这个，乡亲们，一定要慎重的投好你手中的一票。”

开会的时候，大部分村民表现出一种似听非听的神情。小媳妇们小声地说着张家长李家短；年轻的母亲有时会撩起衣衫，露出硕大的乳房，给孩子喂奶；几个孩子在一旁打弹珠玩儿；带着斗笠的大爷眯缝着双眼，认真地挖着耳朵；中年男子用扇子遮住半边脸，发出轻微的呼噜声；老太太正缝一条裤子；妇女织着毛衣……似乎这场选举与他们毫无关系。

说选举与村民毫无关系，肯定不对。因为早在1987年，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就已经在全国试行。这部法律规定，村委会班子应该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，选举是村民法定的权利。

可是，从灰村的实际情况来看，说选举与村民关系密切，似乎也不对劲儿。因为，这些年来，村民们从来都没有机会去认真地对待手中的这张选票。他们似乎压根儿都没有发现这张小小选票的威力。似乎从来不知道，一张小小的选票，不仅可以决定兄弟俩能不能继续在村里当干部，还能决定村子未来的前途和命运。

但是，有一个地方的村民早在几年前就发现了选票的作用和魅力。他们是吉林省梨树县平安村的村民。

1991年，平安村的村民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，首次在全国实行海选的办法。他们首先从全村村民中，选出几个村委会班子的候选人，然后再从几个候选人中，选举出自己信任的村主任以及其他村委委员。选举的每一个过程，都由专人监督，以防作弊。后来，这种既公正、同时具有很强的操作性的海选方法，在全国推广起来。

有文章称，从中国农村的“海选政治”，看到了中国农民参政的热情和朴素的企盼，“草根民主”呈现喜人的局面。一些新闻媒体则把海选

在全国普及的现象,形象地比喻成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。

这种“草根民主”没有在灰村扎根,这朵特别的“梨花”也没有在灰村绽放。

在灰村,选举很简单,其实就是点头。

每逢选举,一般都是由村干部派出几个信得过的人,挨家挨户收集选票。绝大部分情况下,村民只需点点头,选票会有人代自己填好。至于选票上填的究竟是谁的名字,当然只有填的人知道。之后,召开像今天这样一个会。会上,宣布的选举结果,几乎每年都一样,总是那兄弟俩和那几个熟悉的名字。选谁不选谁,根本用不着也轮不上村民去瞎操心。

千万不能瞎操心。

灰村的王老汉回忆说,那年,自己多问了收集选票的人一句话:“张忙,你帮我填的谁啊?”张忙是兄弟俩派来收集选票的人。第二天一大早,刚准备下地的王老汉就被老支书媳妇堵在了家门口,逼问他究竟想干什么。直害得王老汉解释了好几个小时,好话说了几大箩筐,耽误了一上午,地自然也没下成。

再后来,不知道哪个好事之徒把这事说出去了。一传十,十传百,竟然传成了莫须有的一件事,说是王老汉被老支书一家给打了。直到今天,兄弟俩和王老汉还像是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。

因为有了诸如此类的经验,灰村村民都学会了自我保护。在每一次选举村官的会上,表现出一副事不关己,高高挂起的神情。今天的会议也不例外。

老支书和老村主任,对于村民们的心态,了如指掌。所以只管把作报告和宣布选举结果的工作做完。每次,会议完了就完了,兄弟俩也习惯了没有掌声。经常,会议结束了,一些村民还没有在会场睡醒。

宣布完选举结果后,兄弟俩正准备离开讲台。突然间,意想不到的

事儿发生了。崔联一手拿着一个喇叭，一手拿着一叠传单走进会场，嘴里还喊道：“村民们，这样的选举是违法的，我们再也不能被他们蒙骗下去了。”

一个村民朴实的形容当时的情形是，就像被人按了暂停键，原本闹哄哄的会场一下子静下来了。缝裤子的老太太，手停着不动了；睡觉的醒了；聊天的不说话了；老大爷眯缝的眼睛啊睁开了。大家都看着崔联。

另一个崔姓村民补充说，那叫懵了。这么多年，在灰村这是头一次。竟然有人敢当着这么多村民的面，扫兄弟俩的威风。那是找打的事。

一个张姓村民说：“崔联在喇叭里骂老支书、老村长违法，我听着觉着怪新鲜的。崔联还说了不少新词儿，我原来从来没有听说过，也忘了那些新词儿是怎么说的了。我当时就想，他是从哪儿学来这么多学问。”

据说，后来，老支书使了个眼色。兄弟俩信得过的几个膘肥体壮的村民，其中自然少不了张忙，迅速地站起身，朝崔联包围过去。有村民看见，张忙顺手从墙角操起了一把铁锹。眼看着，崔联就要挨揍了。

可是崔联依然对着喇叭喊道：“国家有政策和法律，他们这么做违反了法律，侵犯了我们的权利。选举应该重来……”

崔联用喇叭喊话的时候，村民中既没有人站出来表示赞成，也没有人表示反对。他们就这样静静的、甚至有几分木然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。

不一会儿，崔联的父亲崔老爹嘴里骂骂咧咧的，手里挥舞着一根压面的粗木棒，冲进了会场。

慌张的崔老爹还在会场摔了一跤，沾了一手的鹅粪，引得村民一阵哄堂大笑。

崔老爹一棒打在儿子的背上，强行把儿子往会场外拽。父子俩拉扯起来。

崔联最终还是跟着父亲离开了会场。走的时候，宣传材料撒了